

# 我的爷爷奶奶

李静

印象中只记得爷爷在毫耄之年用掉光了牙的牙槽嚼煮得很烂的肉,旁边围着几个孩子,用期盼的眼神看着他。

那几个里必然有一个是我,那时候我五岁,爷爷会给每人分配一点点,拿到那一点点荤食,我们便嬉笑着散开,会比较分到肉块大一些。

爷爷的思想里必然有重男轻女的想法作梗,所以女孩子分到的自然少一点,因此很羡慕哥哥和弟弟们。而在我六岁的时候爷爷就离开了人世,我看到大人们抬着画着龙的棺材快步地跑,觉得很好玩,跟在他们身后跑,再看他们大放悲声,不知为何。母亲将我拉到旁边让我跪下来,我依旧挤不出眼泪……

三个姑姑都不识字,而家里的男丁们每个人都是去上了学的。后来,有一大伯担任小学教师,还有一大伯担任高级翻译官,另一大伯在西藏交通局干到离休,拿很好的工资。包括父亲,叔叔,据说那时候学习都是极好的,但成分不好,上到初中不得已退学。可是写家信,算账,看书之类的事都难不倒他们。

据说爷爷有个绰号叫“铺子爷爷”,全村统用,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到后来有不认识的乡邻问起我是谁家的,我就会说是“铺子爷爷”的孙子,问的人也就恍然大悟。

称爷爷为“铺子爷爷”是因为爷爷自小做生意,起初我以为爷爷做生意的方

式无非就是担着两大箩筐零碎物走街串巷,箩筐里大概放的就是些红头绳啊,小颗粒的糖啊之类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昨天听闻大哥谈起那些关于爷爷的传闻,也算得上半个传奇了。

据说爷爷生意做得蛮大,以物易物,也经常从这个县城到另外一个县城,家里常常人声鼎沸,宾客满门。但之后有一次在满载而归时被埋伏在隐蔽处的土匪抢去很多银元,大伤元气……爷爷之后又在自家酿酒,用麦子做醪馏酒,据说头酒出来的时候会让家里的每个成员喝一小杯,包括妇女。这样酒就会出的顺畅些,数量会多一些。

大概自家产出的醪馏酒是不会往外售的,被奶奶窖藏起来,放到过年时候由着爷爷一个人每天自酌自饮,而他膝下已经成了家的孩子们是不敢碰的。据说,爷爷的脾气是暴躁的,尤其喝了酒之后更甚。然而,爷爷对自己身边的孙子们却极有耐心,尤其对男孩子。在喝醪馏酒的时候会用中指沾一点滴到他们的嘴里,看他们砸吧着小嘴,在酒精的冲击下摇头晃脑,忍不住咧嘴大笑。并对旁人说,我这几个喝了醪馏酒的孙子长大必然会有出息。

很多年以后,和哥哥弟弟们坐在一起,看他们斗酒十干,豪饮三百杯,无不感念当时爷爷对他们从蹒跚学步起的有意栽培。

爷爷的第一房妻是乡里出了名的美人,秀发如云,美目流盼,皮肤白皙。然而嫁过来没多久就撒手西去了。她一直都不肯正眼瞧爷爷,而爷爷在她的病榻前整日端药递水,卑微地对她微笑,而最终也未能挽留她的生命。爷爷在她的坟前哭得肝肠寸断,泪涕齐下……

而所说的奶奶便是他的第二房妻,陪爷爷一起度过四十余载光阴,且在和爷爷生活中一直都在遵从男尊女卑的思想,整日里伺候爷爷,唯恐惹他不高兴。

爷爷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估计奶奶此生最优厚的待遇便是爷爷允许奶奶

给孙女起名字。奶奶也是绞尽脑汁,用清一色的“兰”给了九位女孩子极好听的名字,在那个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年月奶奶却显得如此高大上。而在我周围,许多孩子都沿用着“三月梅”“十月花”“来儿”“招儿”这样的名字。

奶奶对爷爷逆来顺受,几个孩子对他也是毕恭毕敬。只要爷爷稍不顺心就会棍棒交加,所以我的父辈们对爷爷一直都是敬畏心理的,换言之,也就是孝顺吧。

而对奶奶的孝顺是另一种,我曾亲眼目睹父亲在奶奶逝后的某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他细数奶奶在世的点滴,哭得甚是伤悲。说奶奶是那种心眼特别好的女子,在村上威望极高。母亲提起奶奶也赞不绝口,说天底下不会有这么好的婆婆。母亲出嫁时年纪尚轻,不谙世事,于是在奶奶手把手教导下学会做饭、做馍、下地干活,伺候公婆。因母亲远离娘家,所以对奶奶的情感也是非比寻常。

奶奶在我一岁时就已过世,所以对奶奶也只是听闻。听闻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极有修养;听闻奶奶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如风一般;听闻奶奶每次做饭剩一些盛到搪瓷缸子放到有余热的锅里,中午时候给姐姐吃;听闻奶奶在病痛时疼得在床上打滚……

奶奶遗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看不清容颜的照片,包着头巾,面孔中不知悲喜,坐在爷爷身旁,直直地看着镜头。然而,在我眼里却是面容清秀,和蔼可亲。突然从心底好希望自己能有幸陪奶奶走过一段时间,感受她的温度,接受她的呵护,或者在她洗手时我能拿着水勺给她细细地浇水……然后可以有更多的文字去写她,描述她的善良贤惠。

对爷爷奶奶的记忆少之又少,但不论是脾气耿直又暴躁的爷爷,还是心眼极好的奶奶,一直都在给我们透露一种信息,那便是百善孝为先。而我的父辈们也极好地遵从这样的道理,潜移默化地感染到我们。大概多年以后给孩子们们讲他们的故事,也许也只能是听天书了。

# 讨口的人

王晓云

方讨去了,所以失约。家乡佛教文化浓郁,几乎全民信仰佛教,人们生活宽裕,讨要也容易些。这也是一波波讨口的人来了去了的原由吧。有些面孔过段时间会出现,且举着毛票在大街上行走的人似乎也日益多起来。

我遇到过一个40来岁的大男人把我堵在下班路上,说钱包丢了,没钱吃饭。看他灰头土脸嘴唇干裂,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二十元让他吃饭,走过去二三十步回头,男人又堵着一个路人,但以后再没遇到过这个男的。我还遇到些奇葩的事,一个清瘦的60来岁的老太太,我是在面馆里遇到她的。她说只要一元钱买个馍馍,我让她坐下来吃碗面,但她坚持只要一元钱。换了零钱追出去,再次邀她吃碗面,她说只要一元钱买个饼吃就可以了,许是修行的讨口人吧,我有点摸不着北的感觉。

比起蓬头垢面撒泼赖捶自造残疾博人同情的乞讨人,我觉得行走在大街上举着毛票的行乞人可爱些。一元钱在我们手里干不了什么,但可以给一个困境中的人活下去的温暖和理由,让一个人

在冬日的寒风里变得稍稍幸福一点。有人担心被骗上当,比起冷风中衣衫单薄的他们,区区一元钱的当不叫上当。

我在市场里碰到过一帮上了年纪的讨口的妇女。从裤兜的最里层掏出一叠码得整整齐齐的毛票,毛票用毛线或线绳束着,换一张或两张50元的大票,神情满足认真。她们个个身板结实,脸色黑里透红,像妻子地里的一块土坷垃。有时,也会看到几个讨口的老头坐在街边的长凳上点上烟聊天,即使面对车来人往的城市街道,他们看上去仍然有农村大田大地里的淡然闲散。

乞讨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大概是一种消失不掉的社会现象。比起各种报道里机智幽默狡黠的种种乞讨,我遇到的讨口人老实巴交,卑微得像一粒尘土。他们要的不多,而我刚好能够给予,微薄的需要和小小的悲天悯人的善心,圆满的彼此的愿心。我希望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像春雪一样覆盖在大山的角角落落,即使是底层的一粒沙土,也能感受到春风雨露的温暖滋润。

一些在三月里宠坏的色彩在四月的阳光下蠢蠢欲动晃荡内心的涟漪粉色从一节蔓延到另一节攀上春的枝头

四月里粉红色的心事长出了翅膀那个已开成桃花的女子和一群不知疲倦的蜜蜂悄悄占领了春天的花园

# 五月

——端午和酒及其他

鱼儿

1 那芳香的药草就是我的心  
要寄给比远方更远的你

一只只小小的粽子  
乘着记忆的风  
自江南而来  
自故乡而来

我已经老了  
我白发似雪  
我的故乡在远  
祖母包过的粽子  
依旧年轻

2 是一场半生流离的梦  
苍白陈旧的记忆里  
总是回响着  
祖母的一声声呼唤

软软的小孩子  
手腕上缠着五色线  
像小燕子一般呢呢喃喃  
妈妈妈妈  
我的爸爸是谁?他在哪里?

3 沙枣花啊一朵朵  
高原醉人的芬芳  
就这样碎语般跌落  
五月的孩子啊  
爸爸在水里睡着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4 没有星星的夜里  
有人在青裸地边无语独坐  
一些人已经走远  
一些故事已然沧桑  
谁能赐我  
高原这一杯纯净的月光酒  
让我就着光阴饮下  
这尘世间  
一次又一次的伤别?

5 一朵朵香包  
早在端午之前到来  
巧手的女人  
变幻美丽的丝线和绸缎

6 高原有雨 雨在黄昏  
人们走过五月  
沙枣花的芬芳  
在雨季里弥漫和飘散

如一场,不能醒来的梦  
往事在黑白的默片里  
这是一场青春的祭奠啊  
埋葬所有  
以及我们青春的孤独

7 高原飘过酒的醇香  
这时候  
高原的青裸也成熟了  
油菜花在地里张望  
云彩白得像一朵棉花糖  
风走走停停  
穿过陌生的城市和乡村

8 旅人在街头茫然四顾  
他在风里轻轻呼唤  
我有故事  
你有酒吗?

9 不想醒来  
就在这样的黄昏里  
听冷雨敲窗又敲窗

不愿醒来  
躺在一捆杂乱的记忆里  
任思念之潮  
将我吞噬再吞噬

不敢醒来  
醒来,父亲和母亲的黄土地  
还有这五月的甜香记忆  
会像一场梦  
如烟飘散

星星寥落  
星星走在无人的夜里  
星星唱着一首童年的歌谣

星星累了  
疲惫的脚步  
在高原的夜色里踟蹰  
有什么可以抚慰忧伤  
是什么能够温暖五月?

星星盼望自己  
是那个  
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五彩的丝线拴着童年  
也系住了妈妈暖暖的笑

乞丐,这是文人的称法吧。以前在农村叫“要口的”、“要饭的”、“讨生活的”、“讨口的”。虽然以前讨口的人和现在社会上某些职业乞丐大不相同,我以为农村的这种称呼更委婉妥当些。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生活里讨口饭吃的人,只是讨要的方式形式不同而已,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

小时候,总会有衣衫褴褛拄着木棍的人推开大门,如果有剩饭,母亲定会一把麦草热一下感到他们饭盆里,没有剩饭了,拿两个馍馍,一碗热茶。碰上衣角袖口露出棉花的,定会拿出针线拾掇一下。

稍稍注意一下我们这地方讨口的人,大部分的讨口人低头行走在大街上,手里举着几张毛票,不会死缠烂打地追要。你可以掏出一元或更少的毛票给他,也可以视而不见地擦肩而过。他们衣着还算整齐,给不给随你意愿。给了钱他们双手合十鞠一下躬,直让人受用不起。

还有一种是在小饭馆里讨口的,点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或你面前放着杯碗盏碟,怎么能够拒绝那双黑干憔悴的向你伸出的手?我曾请一个白胡子老头吃过几次牛肉面,说是甘肃陇南之人,上有腿疾的老母,也有半大的孙子需要抚养,儿子打工遭遇了不幸,让人唏嘘不已。和老人约好,将家里没有撕吊签的衣物整理好,老人没来。后次遇到说是到讲经的地

探春

在冬的末梢孕育生命  
不畏严寒留下的寒风料峭  
最先爬上绿意萌动的枝头  
探听开启春天门扉的声音

# 春天的语言

李兰花

对春风暖阳的向往  
比鹅黄的垂柳还要急躁  
有人误把她当做了香姑娘  
或许她们  
就是前世的孪生姐妹

身躯羸弱瘦小  
内心的坚强可与梅花较量  
在早春的寒风中热情绽放  
把花开的消息最先传递给远方

桃花

一个叫桃花的姑娘  
来到了我四月的城  
我把内心的悸动  
隐入月色朦胧的深处  
用低吟浅唱掩藏春天的心跳

